这个问题,只是把两个或多个文本放在一起来比较,就显得随意而没有深度,甚至显得是表皮肤浅的牵强附会。早期的比较文学以作家、作品之间的实际联系为比较的基础,也即以历史和传记为基础,这往往就是所谓法国式的影响研究。20 世纪美国式的平行研究则是以主题、观念为基础的比较,以理论概念为基础。就中西比较文学而言,这两种方式都很有用,都可能产生出色的成果,关键在于研究者的知识准备和思考深度。对中国比较学者而言,许多前辈学者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榜样,提供了典范。例如关于元杂剧《赵氏孤儿》在欧洲的翻译和传播,范存中、陈受颐等先生都有深入的研究。这是属于作品接受史的研究。钱锺书先生《七缀集》中讨论朗费罗《人生颂》的中译,也属于这类研究,此文不仅追踪《人生颂》翻译的过程,而且以幽默的笔调,展现了充满误解和艰难的晚清中西文化接触的历史画面。著名的比较学者纪廉曾说,以主题和理论概念为基础的东西方比较研究,是"比较文学中最具前景的趋势"。①钱锺书先生《七缀集》中有许多篇文章,都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典范。例如《诗可以怨》一文就提出一个具普遍性的原理,即"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,好诗主要是不愉快、烦恼或'穷愁'的表现和发泄"。这一原理"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,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"。钱先生的文章不仅提出这一原理,更重要是引用古今中外大量文本,以最具说服力的例证来支持他的论述。无论是探索文学作品流传和接受的历史,还是跨越中西文化差异来讨论某个理论概念,中西比较研究都还可以大有作为。只要能举出具体的文学作品、作品里具体的字句为例证,说明一个具普遍意义的理论概念和观点,或揭示一段接受史的情形,就可以使比较研究具有理论深度和说服力。这应该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。

"世界文学"何以"发生":比较文学的人文学意义

杨 慧 林

(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)

从"世界文学"讨论比较文学的人文学意义,似乎已经陷入悖论,且难逃由来已久的争议。如果说这在中国学界可能还较多关联于某种学科划分的历史纠葛,那么当一些西方学者重提"世界文学"(world literature)的时候,所引出的却是更为尖锐的质疑;乃至这一概念有时不得不被刻意回避,或者干脆替换为复数形式的"世界的文学"(literatures of the world)。② 然而如果暂时搁置这些太过急切的争议,这一对概念也许恰好可以凸显比较文学的人文学意义。

"世界的文学"暗示着人类精神的多样性,呼唤着"他者"的独立出场;而将歌德或者马克思以来的论说线索推及当代,"世界文学"的核心命意当在于关联性。立足于关联性的"世界文学"当然不是要统合多样性,也并非各种文学现象的总称,而是在比较文学意义上才得以成立的一种观念。因此其实这不必意味着"中心话语",甚至可能恰好相反,正是针对着任何"中心"。就此而言,"世界的文学"或可说是关于多样性的描述性概念,"世界文学"所表达的关联性,则可能成为

① Claudio Guillén, *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*, trans. Cola Franzen (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93), p. 87.

② 经中外学人反复讨论,2019 年拟在中国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年会已将主题改为"Literatures of the World and the Futur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"。

进一步切入人文学问题的思想工具。

2015 年 10 月,四位西方学者曾在北京共同讨论"世界文学"①,其背景、方法、所及内容当然各有不同,但实际上都是对"世界文学"这一概念的工具性价值和解释性功能予以申说。

作为颇有影响的汉学家,柯马丁(Martin Kern)讨论"世界文学"的终结和起始(*Ends and Beginnings of World Literature*)是以中国诗歌的翻译为例,同时也追溯到歌德阅读《好逑传》的感受:"中国人在思想、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"。但是,他认为歌德这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可能正是"世界文学"常常招致的误解所在,因为如果不同的文学可以"抹平他异性"(erasure of alterity)、可以"几乎一样",或许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。这样的"世界文学"或者被翻译成的"标准文学"(standardized literature),一旦产生便也是终结,即所谓"实现亦即毁灭"(the simultaneous realization and destruction)。

在柯马丁看来,"世界文学"当是表达一种"非己"亦"非他"的态度和观念②:"超越作者的期待视野又并不融入任何其他的期待视野"(transcending the author's own horizon of expectations yet without entering any other horizon)。而在文学的"阅读模式"(a mode of reading)和"创作模式"(a mode of creative composition)背后,可能正是当代思想界对于"主体何以能成立"的普遍关切。由此,文化异同的问题以及"我"与"他"的逻辑都必然被重新设定,凸显其间的则是互为前提的关联性。用柯马丁的话说:"世界文学"的观念既是在"文化之内"开启"差异"(intra-cultural difference),又是在"文化之间"发现"亲和"(inter-cultural affinity)。

达姆罗什(David Damrosch)的文章试图描述"世界文学"的基本框架(*Frames for World Literature*),并同样从《歌德谈话录》追溯了"世界文学"的最早定义。或许由于歌德"并不知道白话小说在中国的文学体裁中地位甚低,《好逑传》在白话小说中又绝非上乘",他特别强调"在原作的语境中更好地理解作品"(do a better job of understanding works in their home context),同时也相信"世界文学"的基本框架就在于"多维空间"(multi-dimensional space):"一旦我们超越单一的文化和时代,'文学'的概念本身就必须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定义"(once we look beyond a single culture and era, the term 'literature' itself has to be defined in varied ways)。

与柯马丁论及的"阅读模式"相应,达姆罗什从世界、文本和读者的层面为"世界文学"提出了三重定义;究其根本,其落点亦在于"之间"和"之内"的种种关联。如果说"世界"的关联性在于"民族文学的折射"(en elliptical refraction of national literatures)、"文本"的关联性在于"得益于翻译的写作"(writing that gains in translation),那么"读者"的关联性则是对他异文化的"疏离"式"参与"(a more detached mode of engagement)③。如他所说:"世界文学并非既定的经典文本,而是一种阅读模式,一种参与自身时

① 即北京师范大学方维规教授主持的"思想与方法"系列论坛,顺此致谢。按照发言顺序,这四位学者分别为伦敦大学提哈诺夫、哈佛大学达姆罗什、哥廷根大学弗雷泽和普林斯顿大学柯马丁。

② 与"非己"又"非他"的"世界文学"相应,阿甘本(Giorgio Agamben)对《新约·哥林多前书》和《旧约·传道书》进行过详尽的比较分析,以论说"非是"(as not)的逻辑消解"身份"并建立"应用"而非"据有"(to use, not to possess)的关系结构。See Giorgio Agamben, *The Time that Remains: A Commentary on the Letter to the Romans*, translated by Patricia Daily, 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5, pp. 26-27: "Use: this is the definition Paul gives to messianic life in the form of the 'as not'. To live messianically means 'to use' *klesis*; conversely, messianic *klesis* is something to use, not to possess. … The expropriation of each and every juridical-factical property … under the form of the *as not* … does not … found a new identity; the 'new creature' is none other than the use and messianic vocation of the old.".

③ Damrosch, *What is World Literature*, Pre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2003, p. 300.

空之外的世界之形式。”①

提哈诺夫(Galin Tihanov)的文章(*The Location of World Literature*)围绕“世界文学”的时间、空间和语言,力图给予“本体性的定位”(locate “world literature” ontologically),而埃利亚斯·卡内蒂(Elias Canetti)的写作成为一个典型的例子。按照提哈诺夫的分析,尽管研究者对“世界文学”的理解有所不同,但是无论视之为全球化和泛民族主义的产物(an offspring of globalization and trans-nationalism)、始终存在的文学现象(something having been always there)还是文本传播的结果(the consequence of “circulation of texts”),“世界文学”观念的“本原”(meta-level)都已经包含在真实的文学活动之中。

弗雷泽(Matthias Freise)开篇便直接点明了“世界文学”作为思想工具性的可能作用(*Four Perspectives on World Literature from a Functional Point of View*),其中详尽阐释的“世界文学的关联性观念”(relational view of world literature),刚好可以对上述讨论予以归纳:所谓“世界文学”,“其实质在于一系列关联,也正是产生于这些关联”(it is by nature a set of types of relation and actually composed out of relations)。在此基础上,弗雷泽进而提出了一个堪称警句的命题:“世界文学并不存在,而是在发生”(World literature does not exist, but takes place)。如此审视“世界文学”,它已不是文学生产的现象和结果,却是一组相互生成的“文学行动”(act of literature)。

文学为什么是“行动”? 何谓“并不存在,而是在发生”? 这显然不仅是比较文学或者“世界文学”的问题,也“关联”到可能会重构“形而上学语法”的“关系性存在”(correlated existence)。②其中最接近于“文学行动”的至少有两位哲人:德里达(Jacques Derrida)和巴丢(Alain Badiou)。

德里达的一部文集曾被定名为《文学行动》③,在其去世前不久又有学者为之编辑了另一部文集《宗教行动》④。将文学和宗教一并纳入“行动”(act),确实表达了德里达的一贯努力,即:回到名词的“生成”及其“语义”,通过“行为性关联”(performativity)还原意义的过程。⑤ 进而言之,一旦不再“遵循内在的概念必然”⑥、一旦抽离“自我中心”,思想所能依托的就只有关联性的“反应”亦即“被迫”的“行动”。德里达将这一最后的依托称为“行为性事件”(performative event)⑦,其纯而又纯的意味甚至必须使用德里达式的特有概念:“事件的事件性”(the eventfulness of the event)。⑧

德里达的论说与当代思想的一条重要线索直接相应:作为“行动”的文学阅读和宗教呼告,可能最为典型地表征了“关联性”,让我们意识到“思想取决于人对……某一外在的真理事件(truth event)……的反应”,也就是说:“人并不自发地思想,人被迫思想”⑨;而“被迫思想”的关联性“行动”,则使“理性”成为“交往行为”(communicative action),“语言”成为“言语行为”

---

① “World literature is not a set canon of texts but a mode of reading: a form of detached engagement with worlds beyond our own place and time.” See Damrosch, *What is World Literature*, p. 281.

② 参阅杨慧林《选择中的限制与“形而上学的语法”》,李丙权:《马西翁、济宙拉斯和克服本体——神学》,香港:道风书社 2015 年版,第 3—6 页。

③ Jacques Derrida, *Acts of Literature*, edited by Derek Attridge, New York: Routledge, 1992.

④ Jacques Derrida, *Acts of Religion*, edited by Gil Anidjar, New York: Routledge, 2002.

⑤ Jacques Derrida, *Acts of Religion*, edited by Gil Anidjar, p. 48.

⑥ 有研究者认为,这正是一种笛卡尔以来的“思”的传统。See Peter Hallward, *Badiou: A Subject to Truth*,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, 2003, p. 211.

⑦ Jacques Derrida, *Acts of Religion*, edited by Gil Anidjar, p. 57.

⑧ Jacques Derrida, *Acts of Religion*, edited by Gil Anidjar, p. 46.

⑨ Slavoj Žižek, “Hallward's Fidelity to the Badiou Event”, see Peter Hallward, *Badiou: a Subject to Truth*, Minneapolis: University of Minnesota, 2003, p. ix - x. 与上相关的详细讨论,请参阅杨慧林:《意义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。

(a speech-act),“伦理”成为“话语伦理”(discourse ethics)①。于是,“关联性”成为导引这条线索的基本工具。

有趣的是,当哲人试图延展这一类思考时,启发他们的却常常是诗人;这正如巴丢所言,“七个关键性诗人”标志了当代思想的路向。② 由此回味弗雷泽的命题“世界文学并不存在而是在发生”,几乎就是对德里达“行为性关联”和“行为性事件”的解说,而究其原委,则应该想到曾被巴丢多次引用的马拉美(Stéphane Mallarmé)的诗句:Nothing took place but the place(“除了发生,什么也没有发生”)。

这句诗出自《骰子一掷绝不会破坏偶然》。在巴丢著作英译本的引用中,“发生”有时用 took place,有时也用 takes place;马拉美原诗的英译本,则是用“将来完成时”的 will have taken place。③ 因此才有齐泽克(Slavoj Žižek)的引申:“发生永远不能用一般现在时,……发生本身从来没有发生,却永远都是回溯性的,亦即‘将已经发生的’。”④然而,要读出这样的意思似乎并不容易。

马拉美的《骰子一掷》以奇特的编排、大幅的空白、不同的字体和字号著称,老实说也令人难以卒读。如果按照原作的版式,只能将跳跃出现的大写大号字串联成句,才能从断断续续的两页之中读出巴丢所引的这一诗行:NOTHING … WILL HAVE TAKEN PLACE … OTHER THAN THE PLACE⑤;而根据英译者的提示,这句诗的完整意思还应该加上分散在后面两页的 EXCEPT … PERHAPS … A CONSTELLATION⑥。有些中译本并不特别在乎字体和字号的区别,乃至初读时似乎一气呵成,细读这一句,却如入云里雾里:“没有……不会发生……否则……除了……可能……一团星座”。启发了巴丢的关键意思在这里已经完全不见,至于 a constellation 为什么是“一团星座”,也未必不能质疑。

此前一行,马拉美确实提及大熊星座(Septentrion),英译本的注释也特别说明:这首诗的最后七行描绘出大熊星座,在同一页的上方也可以看到相似的形状,这应该是马拉美有意为之的一种“视觉呈现”(visual presentation of the poet)。⑦ 不过如取此义,constellation 当在于“星座的位置”,从而才与上文的 but the place 相互呼应。而无论 constellation 还是 but the place,字面上的“地点”“位置”或者“场域”恐怕同样难以传达马拉美的深意。此处的 place 当然是从 take place 拆分而来,组成这一概念的两个中文字(“发”和“生”)却都被用作动词,无法分别对应于 take 和 place。

前引达姆罗什《什么是世界文学》也恰好在一般的意义上用到 constellation,与“星座”毫不相干:“当今世界文学最突出的特征即是可变异性,

---

① Francis Schüssler Fiorenza, *Introduction*: *A Critical Reception for a Practical Public Theology*, see Don S. Browning and Francis Schüssler Fiorenza edited, *Habermas*, *Modernity*, *and Public Theology*, New York: The Crossroad Publishing Company, 1992, p. 2.

② 这七位诗人是荷尔德林、马拉美、兰波、特拉克尔、佩索阿、曼德尔施塔姆、保罗·策兰。巴丢著、蓝江译:《哲学宣言》,南京: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,第 46 页。

③ Stéphane Mallarmé, “A Throw Dice at Any Time Never Will Abolish Chance”, see *Collected Poems and Other Verses*,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E. H. and A. M. Blackmore,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6, pp. 161 – 181.

④ Slavoj Žižek, *The Fragile Absolute*, *or why is the Christian legacy worth fighting for*? London: Verso, 2000, p. 31.

⑤ Stéphane Mallarmé, *Collected Poems and Other Verses*,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E. H. and A. M. Blackmore, pp. 178—179.

⑥ Stéphane Mallarmé, *Collected Poems and Other Verses*,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E. H. and A. M. Blackmore, pp. 180 – 181. 该译本在注释中特别说明:马拉美用大号的大写黑体字标出题目,然后又用次一号的大写字体显示了附属性的句子:Even when cast in everlasting circumstances from the depth of a shipwreck, whether the master might have existed, might have begun and ended, might have been reckoned, might have enlightened, nothing will have taken place other than the place, except perhaps a constellation. Ibid. p. 264.

⑦ Ibid. p. 265.

不同的读者会被完全不同的一系列文本(very different constellation of texts)所吸引。”①另就语言学而言,constellation 则是指“并列关系”。因此如果有所贯串,而不是对 constellation 的孤立含义过度揣测,那么马拉美的诗句或许还是应该借助巴丢的引述和化用加以理解:“除了发生,什么也没有发生,也许只有,一种关联”。

巴丢在引用马拉美的诗句之后,是对“事件”予以界说,这也为他的引用留下了一个注脚。依其所说:“事件是不及物的”(the event is intransitive),一旦“出现”亦即“消失”(disappears in its appearance)。② 两相对照,或可说“事件”同样是动词性的③,从而才有所谓“不及物”;而“不及物”的“发生”并非发生了“什么”,却只是一个纯粹的“行为性事件”。

巴丢在《哲学与欲望》中同样提及这首诗:“马拉美说:‘一切思想都引发骰子的一掷’④,在我看来,这个谜一样的公式也指称哲学。……哲学思考普遍性,……然而它的基础却是一种承诺,其中总有偶然的情况,一种承诺也就是一次风险或一次赌注。”⑤根据齐泽克对巴丢的读解,即使是关于“普遍性”的哲学思考也“绝不会破坏偶然”,而无法排除“偶然”的“承诺”却“为真理过程(truth-procedure)构置了形式”⑥;反过来说,“原子”正是“虚空的构形”(Atoms are nothing but the configurations of Void)⑦。

通过这种“关联性”(而不是“实体性”)重建哲学的起点,究竟是诗人为哲人标识路向还是哲人为诗人指点迷津?从“世界文学”到“文学行动”的讨论,其实亦是将对象性的存在重述为一种关系结构;有如“世界文学并不存在”,“世界文学”这一工具性概念却使“正在发生”的“文学行动”成为“主体”和“他者”之“关系性存在”的绝佳样本。

比较文学的深层意蕴,也许始终要与人文学的思考相互激荡,因而我们仍然可以说:“除了发生,什么也没有发生。”

---

① Damrosch, *What is World Literature*, p. 281.

② Alain Badiou and Slavoj Žižek, *Philosophy in the Present*, edited by Peter Engelmann, translated by Peter Thomas and Alberto Toscano, Cambridge: Polity Press, 2009, pp. 36 – 37.

③ John D. Caputo, *The Weakness of God: A Theology of the Event*, Bloomington & Indianapolis: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, 2005, p. 31.

④ 这是该诗的最后一句:Every Thought emits a Dice Throw, ibid. p. 181.

⑤ 陈永国主编:《激进哲学:阿兰·巴丢读本》,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,第 235 页。

⑥ Slavoj Žižek, *The Puppet and the Dwarf: the Perverse Core of Christianity*, Cambridge: The MIT Press, 2003, p. 9, p. 173.

⑦ Slavoj Zizek, “Psychoanalysis in Post – Marxism: The Case of Alain Badiou”, *South Atlantic Quartly*, 97:2, Spring 1998, p. 237.